

〔美国〕欧内斯特·海明威 著
欧阳瑾 译

(增订本)

重压下的优雅

海明威中短篇小说精选

• Collected Stories
of

ERNEST
HEMINGWAY

〔美国〕欧内斯特·海明威 著
欧阳瑾 译

(增订本)

重压下的优雅

海明威中短篇小说精选

Collected Stories
of
ERNEST
HEMINGWAY

重压下的优雅：海明威中短篇小说精选 / (美) 欧内斯特·海明威 (Ernest Hemingway) 著；欧阳瑾译。—增订本。—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4
(大鱼文库)
ISBN 978-7-5404-7890-2

I. ①重… II. ①欧… ②欧…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05811号

 大鱼文库

重压下的优雅：海明威中短篇小说精选

ZHONGYA XIA DE YOUYA：HAIMINGWEI ZHONG-DUANPIAN XIAOSHUO JINGXUAN

著 者：〔美国〕欧内斯特·海明威

译 者：欧阳瑾

出 版 人：曾赛丰

责任编辑：吴 健

装帧设计：韩 捷

内文排版：钟灿霞 谭 细 圣湘宁 刘 玲 陈慧敏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印 刷：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32

印 张：15.25

字 数：272千字

版 次：2017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4-7890-2

定 价：39.80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0731-85983029)

目 录

老人与海.....	1
弗朗西斯·麦康博短暂的幸福生活.....	95
世界之都.....	146
乞力马扎罗之雪.....	166
桥边的老人.....	205
印第安营地.....	209
了却一段情.....	216
拳击手.....	223
雨中的猫.....	238
非渔猎季.....	244
在异乡.....	256
白象似的群山.....	264
杀人者.....	272
五万元.....	288
阿尔卑斯牧歌.....	328

暴风雨后.....	338
干净敞亮之地.....	346
世上的光.....	354
沧海桑田.....	365
同性恋者之母.....	372
两代父子.....	379
决战前夜.....	396
忠贞的公牛.....	446
列车之旅.....	449

老人与海

他是位老人，独自驾着一条小船在湾流^①中打鱼，已经八十四天了，可一条鱼也没有打到。起初的四十天里，还有个男孩跟着他。可四十天的一无所获之后，男孩的父母就告诉他说，老人如今定是终于“背时”了——这是形容最倒霉时用的字眼，于是男孩就照他们的吩咐去了另一条船上，那条船在头一周里就捕到了三条很不错的鱼。看着这老人每天驾着小船空手而归，男孩心里很难过，就总是下到岸边去，帮他搬运卷起的缆索或者鱼钩、鱼叉，还有叠在桅杆之上的船帆，那船帆用装面粉的麻袋补过，叠起之后，看起来就像是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子。

老人又瘦又憔悴，脖子后边满是深深的皱纹。他两颊由热带海面上反射的阳光所晒出的肉瘤上，长着褐色的疙瘩。这些疙瘩正好顺着他的脸颊两侧往下长，而由于长年抓弄缆索钓起的大鱼，他的两只手上都留下了深深的疤痕。然而其中没有一个是新疤。这些疤痕，跟没有鱼的沙漠之中那些风

① 湾流（Gulf Stream），即墨西哥湾流，发源于北美洲东部的大西洋温暖洋流，自墨西哥湾、佛罗里达海峡向北及东北流动，与北大西洋暖流汇合。

化之地一样年代久远。

他的一切都显得那样的苍老，除了那一双眼睛；它们有着与大海相同的颜色，快乐且毫不沮丧。

“圣地亚哥，”当他们从泊船之处爬上岸来的时候，男孩对他说，“我可以再跟你去了。我们已经赚了点钱。”

是老人教会了男孩打鱼，男孩很爱这老人。

“不，”老人说，“你跟了条走运的船。跟他们待着吧。”

“可你得记住，你是怎样在八十七天里没有打到鱼，但接下来我们接连三个星期每天都打到很多大鱼的吗？”

“我记得，”老人说，“我知道，你不是因为不相信我而离开的。”

“是爸爸让我离开你的。我还是个孩子，得听他的吩咐。”

“我知道，”老人说，“这很正常。”

“他没什么信心。”

“对。”老人说，“可我们有，不是吗？”

“是的。”男孩说，“我想请你在台地酒馆喝杯啤酒，然后再把打鱼的东西带回家去，好吗？”

“为什么不好？”老人说，“天下渔人是一家嘛。”

他们坐在台地酒馆喝酒的时候，许多渔人都取笑那老人，可他一点儿也不生气。其他年长的渔人则看着他，心里难过。不过他们没有表露出来，而是礼貌地谈论着洋流，谈论着他们放下鱼线的深度，谈论着持续的好天气以及他们所看到的

东西。那天收获颇丰的渔人们都已回来，把他们捕到的大马林鱼杀好，整个地横在两块厚木板上拖着，每块木板的一头都踉踉跄跄地跟着两人，送到鱼库，在那里等着冷冻车来把它们运到哈瓦那的市场上去。那些捕到鲨鱼的人则把鲨鱼送到海湾另一边的鲨鱼工厂里去，在那里将鲨鱼吊在滑轮上，除去肝脏，切下鱼翅，剥下鱼皮，并将鱼肉切成片状以备腌制。

东风刮起的时候，鲨鱼工厂里的臭味会越过港口飘来。不过今天只有一丝丝味道，因为海风已经退向北方，然后逐渐减弱，所以台地酒馆那儿风和日丽，阳光普照。

“圣地亚哥。”男孩叫道。

“唉。”老人答应道。他正握着酒杯，想着许多年前的事情。

“我出去帮你拿些明天用的沙丁鱼来吧？”

“不用了。去玩棒球吧。我还能划船，而罗吉里奥会撒网。”

“我想去嘛。就算不能和你一起打鱼，我也愿意替你做事。”

“你请我喝过一杯啤酒了，”老人说，“现在你已经是个大人啦。”

“你第一次带我上船的时候，我有多大？”

“五岁，你还险些送了命呢。那次我打上来一条活蹦乱跳的鱼，它差点就把船撞得散了架。你还记得不？”

“我记得鱼尾巴啪哒啪哒地到处乱撞乱拍，船上的横座板裂开了，还有用棒子击打那条鱼的声音。我还记得你把我

扔在放着湿湿的钓丝卷儿的船头，我觉得整条船都在颤抖，而你用棒子击打那条鱼的声音，就像是在砍树，我浑身上下都是新鲜的血腥味儿。”

“你是真记得呢，还是我后来告诉你的？”

“自打我们头一回一起出海后，所有事情我都记得。”

老人用那双久经日晒、充满自信而慈爱的眼睛看着他。

“如果你是我的孩子，我就会带你出海冒一冒险，”他说，“可你是你父母的孩子，你所在的又是一条运气不错的船。”

“我可以去拿沙丁鱼吗？我还知道可以在哪里拿到四条鱼饵呢。”

“今天我还有剩下来的鱼饵呢，我把它放在盒子里用盐腌上了。”

“那我就拿四条新鲜的吧。”

“一条就行。”老人说。他从未失去过希望和信心，而现在，希望和信心又如微风初起时那样清新鲜活起来。

“两条。”男孩说。

“那就两条吧。”老人同意了，“你不会是偷来的吧？”

“我倒是想偷来着，”男孩说，“不过这些是我买的。”

“谢谢你。”老人说。他心地太过单纯，还没好好想过他什么时候养成的谦逊的品格。然而他知道，他已经养成了这一品格，并且知道谦逊并不可耻，也无损于真正的自尊之心。

“有这样的海流，明天会是个好日子。”他说。

“你打算去哪里？”男孩问道。

“去很远的地方，风向变了就回来。我想天不亮就出海。”

“我会尽量让他^①也去得远远的，”男孩说，“这样，你要是钓到了真正的大家伙，我们就能来帮你。”

“他可不喜欢出海太远。”

“是的，”男孩说，“可我会看到他看不见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觅食的鸟儿，我看到了就会让他去追铡刀鱼^②的。”

“他的眼睛那么不好吗？”

“他都差不多瞎了。”

“那就怪了，”老人说，“他可从来不捕海龟呀。捕海龟才伤眼睛呢。”

“可是，你在米斯基托海岸边^③捕了多年的海龟，而你的眼睛还是好好的呀。”

“我可是个不一般的老头儿。”

“可你现在有力气抓住真正的大鱼不？”

“我觉得我有，何况还有许多窍门呢。”

“我们把东西拿回家去吧，”男孩说，“这样我才能拿到渔网去捕沙丁鱼。”

① 指男孩所在船上的渔人。

② 铡刀鱼，学名麒麟，体长，侧扁，似铡刀形，以飞鱼为主要捕食对象，能跳出水面达六米之高。

③ 指米斯基托人（Mosquito，也作 Miskito）所居住的加勒比湾沿岸一带，即今天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东海岸。

他们收拾好了船上的索具。老人肩上扛着桅杆，男孩搬着木桨和盘起来的、编织得很硬的褐色鱼线，以及鱼钩和带着柄的鱼叉。盛鱼饵的盒子和一根棒子一起搁在船尾，这根棒子是把拖到船边的大鱼打晕用的。没人会偷老人的东西，不过最好还是把船帆和沉重的鱼线带回家去，因为露水对它们不好。同时，尽管确信没有本地人会偷他的东西，老人还是觉得没有必要把鱼钩和鱼叉扔在船上引人来偷。

他们一起沿路走向老人的棚屋，从敞开着的大门进了屋。老人将船桅连同卷起来的船帆靠墙立着，男孩则把盒子和其他渔具放在旁边。桅杆几乎有棚屋的一间房子那么长，棚屋用一种叫作 guano 的坚硬的大棕榈苞壳建成，里面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泥土地面上还有一处用木炭生火做饭的地方。在那褐色的、用坚硬而有着纤维质的 guano 叶子压平搭接而成的墙上，挂着一幅彩色的耶稣圣心图和一幅科夫雷圣母图^①，这些都是他妻子的遗物。墙上曾经有一张他妻子的彩色照片，可因为一看到就让他觉得孤单，所以取了下来，放在架子一角他的一件干净衬衣下面。

“你吃什么？”男孩问道。

“一锅黄米饭拌鱼。你也吃点儿吧？”

^① 科夫雷圣母 (Virgin of Cobre), 1916 年被教皇本笃十五世封为古巴的守护神。海明威凭《老人与海》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将其献给科夫雷圣母。圣母祠位于古巴东南部小镇埃尔科夫雷 (El Cobre)。

“不了，我回家去吃。你要我帮你生火吗？”

“不用了。过一会儿我会生的。或者吃冷饭也成。”

“我可以去拿渔网吗？”

“当然可以。”

实际上并没有渔网，男孩仍记得他们是什么时候把渔网卖掉的。不过他们每天都这样想象着。实际上并没有一锅黄米饭拌鱼，男孩也清楚这个。

“八十五是个比较幸运的数字。”老人说，“你想不想看我打上一条鱼，收拾完后会超过一千磅重？”

“我要去拿渔网打沙丁鱼了。你要坐在门口晒晒太阳吗？”

“是的。我有昨天的报纸，要看看棒球方面的消息。”男孩搞不清这份“昨天的报纸”是否也只是一种想象。但老人从床下拿出了报纸。

“佩利科在酒馆给我的。”他解释说。

“我捞到沙丁鱼就回来。我会把你的和我自己的一起冻上，这样明天早上我们就可以一起用了。我回来后，你可以跟我说说棒球的事。”

“扬基队不会输。”

“可是我担心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会赢。”

“对扬基队有点信心吧，我的孩子。想想大迪马乔吧。”

“底特律猛虎队和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我都担心。”

“切实一点吧，要不连辛辛那提红队和芝加哥白袜队你都要担心啦。”

“你仔细看看，我回来后告诉我吧。”

“你觉得我们该不该买张比分是八十五的决赛彩票？明天就是第八十五天了。”

“可以的。”男孩说，“不过，你觉得你那个了不起的纪录八十七怎么样？”

“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的，你觉得你能找到一张八十五分的吗？”

“我可以订一张。”

“一张就行。要两块半。我们找谁借呢？”

“这很容易。我能借到两块半。”

“我觉得我可能也借得到。不过我不会去借。先是借钱，然后就是要饭了。”

“穿得暖和一点，老人家，”男孩说，“现在可是九月份了。”

“这正是有大鱼的月份，”老人回答说，“五月份什么人都能打上鱼来。”

“我要去捞沙丁鱼啦。”男孩说。

男孩回来时，老人已经在椅子上睡着了，太阳也已落山。男孩将那床旧军毯从床上拿下来，铺在椅背上搭着，盖在老人的肩上。老人的这副肩膀真是奇怪，尽管很老，却仍很有力，脖子也仍然强壮，老人睡着时头往前倾，脖子上的褶子也显

得没有那么多了。他的衬衣不知补过多少回了，就像船帆似的，而日晒已经使补丁们褪成深浅不同的各种颜色了。不过老人的脑袋已经非常年迈了，由于眼睛闭着，他的脸上显得毫无生气。那张报纸横摊在他的膝上，他用胳膊压着，没让晚风把它吹走。他的脚上没有穿鞋。

男孩没有打扰老人，当他再次回来时，老人还在睡。

“醒醒吧老人家。”男孩叫道，把手放在老人的一个膝头上。

老人睁开了眼睛，好一会儿，他似乎刚从遥远的地方回来。接着他笑了。

“你把什么拿来啦？”他问道。

“晚饭，”男孩说，“我们吃晚饭吧。”

“我还不饿呢。”

“行啦，吃点吧。你不吃饭可打不了鱼。”

“我以前就那么干过。”老人边说边起了身，拿起报纸，把它叠好。然后他又开始叠那床毯子。

“把毛毯披在身上吧，”男孩说，“只要我活着，就不会让你不吃饭去打鱼。”

“那就愿你长命百岁，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喽，”老人说，“我们吃什么？”

“黑豆拌米饭，煎香蕉，还有一点炖菜。”

男孩是把饭菜装在一只两层的铁盒子里从台地酒馆那儿

带过来的。两套刀叉和汤匙放在他的口袋里，每一套都用餐巾纸裹着。

“这是谁给你的？”

“马丁，那个店主。”

“那我得谢谢他。”

“我已经谢过他了，”男孩说，“你就没必要再谢他了。”

“我会给他一条大鱼的肚子肉，”老人说，“他不止一次这样帮我们了吧？”

“我想是的。”

“那我得给他比鱼肚子肉更好的东西了。他真关心我们。”

“他还给了两个啤酒。”

“我最喜欢罐装啤酒了。”

“我知道，不过这次是瓶装的，阿图埃伊牌，我还要把瓶子拿回去的。”

“你真好。”老人说，“我们吃吧？”

“我一直在叫你吃啊，”男孩轻轻地对他说，“你没准备好，我可没打算打开盒子。”

“现在我准备好啦，”老人说，“刚才我只是需要点时间来洗漱。”

你到哪里去洗漱呢？男孩心想。村子里有水的地方顺着路往下还有两条街呢。我得让他这里有水用，男孩心想，还得有肥皂和一条好毛巾。为什么我这么粗心大意呢？我还得

给他再弄一件衬衣和一件夹克过冬，还得有鞋，另外还得一床毛毯。

“你的炖菜好极了。”老人说。

“跟我说说棒球的消息吧。”男孩问道。

“在美国联赛里头，是扬基队赢了，正如我说过的那样。”老人高兴地说。

“可他们昨天输了。”男孩告诉他说。

“那没什么。大迪马乔又生龙活虎了。”

“可他们队里还有其他人呢。”

“当然。可有他就大不相同了。在另一个联赛组里，布鲁克林对阵费城，我得选布鲁克林队。不过，我又想起了迪克·西斯勒和他在老球场里打出的特别棒的那几球。”

“没有人能打出这样的球。他打出的是我见过的最远的球呢。”

“你还记得他以前老来台地酒馆吗？我还想过要带他一起去打鱼，但没好意思跟他说。后来我让你去跟他说，可你也不好意思。”

“我知道。我们都大错特错了。他有可能跟我们一起去的。那样，我们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

“我倒是很想带大迪马乔去打鱼呢，”老人说，“听人说，他的父亲过去就是一位渔民。也许以前他和我们一样穷，会懂得我们的好意的。”

“老西斯勒的父亲过去一点都不穷，他父亲像我这样大的时候就在两大职棒联赛中打球了呢。”

“我像你这样大的时候，就在一条开往非洲的方桅船上当水手了，我还在傍晚时看到过海滩上的狮子呢。”

“我知道。你告诉过我的。”

“我们该聊聊非洲呢还是棒球？”

“我觉得还是聊聊棒球吧，”男孩说，“跟我说说老约翰·J. 麦克格洛吧。”他把J说成了“霍塔”^①。

“他以前也常常光顾台地酒馆。可他一喝酒就变得很粗暴，说话生硬刺耳，很不好相处。除了棒球，他还很关心赛马。无论什么时候他的口袋里都装着马匹名册，还经常在电话里说到马匹的名字。”

“他可是位大经理，”男孩说，“我爸爸觉得他是最大最大的一位经理呢。”

“那是因为他来这儿的次数最多，”老人说，“如果杜洛彻每年都到这儿来，你爸爸就会觉得他是最大最大的经理的。”

“那么，哪个才是真的最大的经理，鲁克还是迈克·冈萨雷兹？”

“我觉得他们不分上下。”

^① 西班牙语中，字母J读作Jota（霍塔）。